

宋文鑑

第一函
十二冊

宋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論監司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論新法進流民圖

論李憲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論開樂御宴

上太皇太后書

請修勅令

劉摯

劉摯

劉摯

鄭俠

鄧潤甫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眾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

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顓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
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
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
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厯嘉祐以來舊勅
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
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
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
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
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
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
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
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概定差騷動一路

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欲非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

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尙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尙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平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資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眾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卽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

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使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斂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眾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瑱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搗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焚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

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某布張弇而設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錘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尙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

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

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
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剗割生民侵
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
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
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
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猷猷不忘其君其芻蕘負
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
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
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
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
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
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
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
倣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

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而冒千萬重之天閹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木圯壞廬舍而賣於

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爲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

中始以思勉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拒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將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來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呂鄜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招討爲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幣賊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

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仁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

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禮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

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竄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 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

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訥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